

《西水》丛书之（一）

涉趣園詩集

陳魯昭題



《西水》民族文艺
桃花源诗社合编

1995

7

I 227
411

貴州大學
圖書館惠存

(中國土家族文學創作資料)

四川
酉陽

陳夢昭贈

一九九五年八月

一生如野鶴半世若驚鴻
衰髮凌頭白蒼顏博浪紅
愛詩如至寶學藝未精通
有志為公愛無能作富翁

夢昭自題



作者近影

1995 年 6 月摄于四川酉阳



作者夫妇旧照
1947年秋摄于四川雅安

目 录

第 一 卷	趣园诗话.....	(1)
第 二 卷	铁窗风雨	(35)
第 三 卷	园丁风采	(58)
第 四 卷	时事风云	(73)
第 五 卷	青江浊浪	(93)
第 六 卷	荧屏观感.....	(123)
第 七 卷	两岸情怀.....	(136)
第 八 卷	二酉风情.....	(143)
第 九 卷	川黔浪迹.....	(160)
第 十 卷	湘鄂萍踪.....	(197)
第十一卷	家世沧桑.....	(213)
第十二卷	巴蜀诗魂.....	(234)
第十三卷	诗家风范.....	(255)
第十四卷	吟友风韵.....	(286)
第十五卷	附 录.....	(313)
《涉趣园诗集》编后吟(代跋).....		(331)

第 一 卷

趣 园 诗 话

博 士 评 论

(代 序)

编者按：本文系上海复旦大学专攻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专业的文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思齐先生历次阅读涉趣园诗词曲稿后，先后写成《梦昭诗说》、《梦昭词集序》、《梦昭曲说》和他在《桃源诗话》中所论及的梦昭七绝组诗及其竹枝词等篇章辑录而成。张先生学贯中西，通今达古，说言宏论，对作者、读者均有所启迪，故特辑录以代序，并对张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一)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

咏歌之。”此乃诗之大义也。千古昭彰，于今为甚。夫时代之新，日新月异；诗人之贞，经久弥坚。酉阳陈梦昭先生，乃经久弥坚之诗翁也。其诗堂庑甚宽，咏史有之，抒情有之，纪事有之，小唱亦有之。其诗体裁多样，各有造诣。四言简而庄穆，五言颇多长篇，七言大篇短章均有佳作，而以竹枝词见长，颇富古意，俚俗间杂其间，实得古巴歌之奥旨，不乏新歌之精神，堪称武陵一奇葩也。考陈先生之作诗历程，由来已久，始自少年即游学成渝湘楚，得其广阔之生活基础；且有感必咏，未尝废弛。检陈先生之大小篇什，赤心永固，于今未爽，爱国爱民之豪情壮志，无处不溢于言表。称其诗而不读之可乎？未可也。读其诗而不咏之可乎？诚难也。爱其诗而不爱其人可乎？诚难而未可也。今之学诗者，可读之咏之。读之咏之则必然爱之，由是可知其美矣。倘若此，则晚生后学可渐攀诗梯，渐臻诗境，则吾中华诗国，必将后继有人。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倘若此，则陈先生之呕心沥血、穷苦为诗，未为徒劳也。桃李之盛，其蹊必大必远必长；诗源诗流，其势必滔滔汨汨，何其言洋洋者也。

思齐臆说 时一九九二年立秋

(二)

中国是诗的国度。词有“诗余”之称，能诗者赋诗之余，或可为词，借词言诗中所不便言；借词言诗中所不能言者也。曲无“词余”之称，能词者填词之余，亦有度曲者。经史子语、俚语村言，皆可入曲。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曲倡直言，尽成歌谣者也。诗词曲之奥秘，历来虽为人所乐道，然鲜能尽兴创作而嗜之成癖好者也。

四川酉阳陈梦昭先生，尽兴而挥毫，诗词曲皆善，嗜三者为其癖好，而能矢志创作孜孜不倦者，诚难能而可贵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实可贵而难能也。陈先生可谓诗词曲三通，艺与品兼善者也。人之会心，或囊括宇宙而齐一钧我；或隐入针锋而志在搜求；灵犀脉脉而通感、若相问答而遥和，彼皆擅而长也。先生早年攻读于岳麓山下，受业于曾公运乾（字星笠）、杨公树达（字遇夫）之门。其新诗复为孙伏园先生所器重，故在孙先生主编成都建设日报副刊《平原》文艺时，曾大量刊载其诗文，颇为大、中学生所青睐。中年则饱经沧桑，半生坎坷，历观大千世界种种色相，体验人生旅途种种事业，每触类旁通，辄有感于心而出之于笔。暮年夕阳竞灿，层林点染，捐弃前嫌，致力于人民文教事业，复执教鞭，立讲堂，办学校，育人才，生活充实，才思焕发，每有所见，悲者、壮者、质实者，化而为诗篇；婉者、媚者、空灵者，化而为词章；直者、露者、有蒜酪味、蛤蜊味者，化而为曲子。余于三者皆略知一二，故得与陈先生引为笔友。往往得览华章，至今仍能记于心而诵于口，不胜枚举其词矣。陈先生三者兼长，尤以词为其爱作、常作、力作，诚如杜鹃花点染于酉水畔，似翠竹枝摇曳于武陵山，实胜多少词林中之同辈人也。此为确凿不易之事实，可以其作品验也。

余读先生词，如见其情愫；余序先生词，以传其华章，余鼓励先生再接再厉，克服困难，力争早日编成诗词曲集，付诸梨枣，为土家民族文化增添异彩，共襄精神文明建设之大业，欣然命笔，聊为开卷之补白云尔。

思齐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于珞珈山

(三)

酉水萦回，沃古思州之厚土。土家欣立，建今酉阳之文明。土城苗镇管弦丝竹，艺苑歌台，得交新时期之曲子相公，亦一幸也。近年来，思齐深入武陵，历赏“九溪十八碛”之胜景，尝见溪碛清幽，山峦叠翠；土苗风物，多沐诗风。尤以酉阳一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古多名籍，今有佳篇，如陈先生梦昭者即挺立诗坛，词曲兼胜，观其诸作，气局颇开，体制宏大；国际国内，世态人情，人生诸相，尽括曲中。且志趣高尚，胸怀磊落，有触有感，多所直喉，实得散曲之底蕴，已成不朽之佳章也。余细讴诸曲，多所圈点，未敢自称公允，有待见仁见智者之品评也。若余所圈所点复遇知音同好，则幸莫大焉！

余亦与陈先生暇而谈其自度之曲（或称之为“自创新声”）乃知其所受影响之至深者，始则奠基于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与孔尚任《桃花扇》“哀江南”诸曲风格以描绘儿女之情，抒发兴亡之感；继而有悟于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之《婉容词》与陈醉云之《落叶的挽词》皆有散曲之风而又不受任何曲牌之羁勒以自树新帜。陈先生自度之曲，皆仿此而作，称之为“自由体散曲”固可，或名之曰“自创新声”亦可。在体制上虽曰“自创”而其风格仍是继承和发展了唐宋词和元明曲文学、音乐兼而有之的优良传统。

余窃观陈先生在散曲诸作之基础上“自创新声”之特色，皆不失语言清新活泼，通俗易懂；形式多样，表现力强；写人叙事，状物抒情，均可尽情发挥，淋漓尽致，而不拘于任何曲牌对句数、字数、平仄之限制，然独保留其押韵规律，即

韵脚紧密，几乎句句押韵，一韵到底，但可平仄互用，以增强其音乐性而便于咏歌之；此其特色之一也。句式长短相间，奇偶互济，力求简炼，切忌冗长，读之自能琅琅上口，易记易背，能收抑扬顿挫，音韵铿锵之效；此其特色之二也。其体制则有类似小令、带过曲之短小篇章，亦有如同套数之长篇大作，皆视其所需，当长则长，当短则短，莫不运用自如；此其特色之三也。观其内容，则与其诗词相似，有对祖国山河之热爱，历史陈迹之慨叹；有对人民力量之歌颂，邪恶势力之诅咒；有对勤政清廉之颂扬，贪污腐败之鞭挞；有对离情别绪之哀怨，天灾人祸之描写。总之离合悲欢，兴衰治乱，光明阴暗，国恨家仇，均能运用各种不同的手法（比喻、夸张、铺陈、含蓄，或幽默、讽刺、诙谐、戏谑……）予以褒贬而增强其艺术感染力，诚可谓呕心沥血矣！余以为，陈先生族源土家，而对汉诗词曲有如此之造诣者，诚难能而可贵也！

思齐臆说 一九九二年夏于酉阳

（四）

党在我心中，朝阳出太空。
长天千里碧，大地百花红。

党在我心中，雄狮醒亚东。
振威除败类，国运转兴隆。

党在我心中，腾飞一巨龙。
全民勤接踵，各族紧跟踪。

党在我心中，擎天万仞松。
身能支大厦，力可静台风。

霜发凌头白，春花媚眼红。
高吟何所恃？党在我心中！

酒淡诗情浓，吟哦展笑容。
自思何所乐？党在我心中！

有志学愚公，无能作富翁。
移山无所惧，党在我心中！

喜见九州同，欣欣益向荣。
乐将余热献，党在我心中！

（上诗载《桃花源诗集》7·8集合刊）

这是桃花源诗社社长兼《桃花源诗集》主编陈梦昭先生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盛大节日里，参加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总工会、县民委暨桃花源诗社联合举办之大型赛诗会上参赛的五绝组诗。全诗以五绝八首组成，前四首以“党在我心中”为起句，用比兴手法，写出了“党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后四句则将“党在我心中”移到每首末句，具体写出了“党在我心中”所起的作用。比喻恰当，生动活泼，音韵铿锵，气势磅礴，感人至深，博得全场掌声。余有幸应邀参加，与五十余位各民族诗人济济一堂，聆听了他们热情讴歌赞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亦诗兴倍增，兴奋异常。参赛者，多以改革开放十年来之辉煌成就和翻天覆地之伟大变化，围绕“党在我心中”这一主题，在咿咿呀呀的

乡音土语中得到了民族风情的再现。

我先根据陈先生的绝句组诗略谈浅见：所谓“组诗”者，分之成章，合之成篇。它与词中的“联章”，曲中的“套数”相似。绝句组诗可以叙事，这是它优越于单篇之处。因此，写颂歌、回忆录、叙事诗等往往采用绝句组诗的形式。在这次赛诗会上，不少的参赛者都写了大量的绝句，说明大家已不自觉地悟到了绝句之便。但如何组套，唯陈先生知之较深，且组合较为完整，运用较为纯熟。现介绍两个基本方法：一是按内容的逻辑顺序组套……二是借用词联章体的方法组套……其主要方式，有定格联章，以时序、方位一项一项地数唱；有重句联章，每首诗有一句相同；有重语联章，每首诗有一语或数语相同。陈先生的绝句组诗《党在我心中》甚得组套之妙，甚得赛会之旨，无愧为佳作也。陈诗内容充实，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如“全民勤接踵，各族紧跟踪”，十分谙熟格律。“霜发凌头白，春花媚眼红。”情词婉媚，可与秦观相伯仲矣。

赛诗会上，余得与张义轩先生交谈，均同感于今日中华传统诗词之复兴。自“五四”以来，确是空前未有。余笑曰，老同志赋诗填词，亦与老同志们各项文体活动相通也。其间存在两大规律：一是青春补偿律；一是美的再现律。老同志特别执着，态度严肃，写作认真，积极性高，而又能持之以恒，此诚难能而可贵也。也看到一大批中青年同志虽不甚解写传统诗词之常识，但积极主动地要求参赛，要求列席旁听，甚至跃跃欲试旧体诗词。余心甚惻然！思州古城时贤陈梦昭先生既有深厚之国学功底，又有受过新式教育的优势，何不顺时代之潮流和中青年诗词爱好者之需要而挑起重担，办一

个诗词讲习班以弘扬国粹，振兴旧体诗词？余常叹老夫子们不善于运用现代语言表述，复叹青年人谙国粹；唯盼有人振起一方之风骚、使唐诗风韵、宋词雅音回绕于乌江、酉水之间，实有助于“毕兹卡”（即土家族）和“白卡”（即苗族）广大汉诗爱好者吟哦时代之乐章，而使湮没已久之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得与日月同光。倘能如此，则古称“蛮夷之邦”亦风雅足矣！（摘录思齐博士《桃源诗话》，全文载《桃花源诗集》）

自序

（一）

余幼年失怙，虽生长于穷乡僻壤之土域苗疆，然赖孀母贤能，幸得就学于通都大邑，迹遍成渝湘楚。中学时期有陶师亮生、陈师志宪之循循善诱；大学时期承杨师树达、曾师运乾之谆谆教导；故对汉诗文词曲均得以渐次入门而勤攻苦读，夙夜匪懈，年长月久，嗜之成癖，对汉文学之酷好而尤爱汉诗词者，由来久矣。时逢抗日战争后期，湘西危急，余客寄辰阳，学校风雨飘摇，生活有朝不保夕之虑。因时感触，故忧民忧国之思，怀乡思亲之作油然而生，每有所作，颇获曾杨两教授之好评而深受其鞭策。日寇既降，余即返川从事新闻工作，在成都建设日报承乏编辑、编撰之职，对业余文艺创作兴趣尤浓，颇获本报副刊《平原》主编孙伏园教授之青睐，屡编拙作于刊首（时名陈辞），益受其鼓舞。

然而“自古诗人多厄运”！解放后在极左路线统治下，即因诗词癖好而陷入文字冤狱以难见天日者，十有八年矣！。虽长期身系囹圄，然困其身而不能控其志。虽在劳役疲惫之余或饥寒冻馁之际，亦口咏心吟，笔耕不辍，抒怀即兴，未尝一日废弛。每成一诗一词或编演一戏一剧，自审其无过无错，或刊诸墙报，或献演舞台，均惜之如命，则必书之于册，致使每一政治运动一来，即被藏头去尾，断章取义，不顾主题，妄加解析。屡经批斗，均被定罪加刑，致使本属错判三年之刑期不但不“有错必纠”，反借“反右”、“文革”等狂风恶浪，一而再、再而三加判徒刑，竟达十有五年（合原判十八年）之久！尽管如此，仍不能夺其志而遏其所好，依旧我行我素，有怀必抒，有感即发，继续在沉吟苦咏中表达出我“学书学画两无成，冤狱沉吟近半生；慷慨悲歌寻短句，拼将热血洒豪情”（1976年作，刊于《桃花源诗集》②）之决心和志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承党政明察秋毫，拨云见日。我蒙受已久之文字冤狱，得以彻底平反而给予四个“恢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公民权利，恢复原中学教师资格，恢复原工资级别）。一切妄加之“罪”、不实之词概予推倒，真正实现了我在“文革”中所填《兰陵王·送春》一词第三叠中“春去，尚来否？待雪锁千关，冰封万渡，行人有足伤无路，听春雷万里，花开处处。春回大地，重迈步，阳光路”的所谓“幻想”（因填此词被定罪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幻想刘邓路线复辟”而被第三次加刑五年）。

重回酉阳民族师范执教后，沐浴于党的阳光雨露，深体春日之温馨，故得以高瞻远瞩，捐弃前嫌，舌耕笔耘，自甘苦其心而劳其形，焚膏继晷，耕耘不倦。惜乎“夕阳虽好，已

近黄昏”，虽年届六旬而退休，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不甘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故应酉阳县志编委之聘，承乏副主编之职，协同史志同仁撰写《酉阳》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两书以及政协文史资料和县志部分篇章付梓，为“存史、资政、教化”奉献涓滴之劳。

1986年秋，为适应我县大量初中毕业生升学难而致力于中等教育发展之迫切需要，而为学生家长分忧，为党和政府分劳，辞去县志副主编之职，邀集一批志同道合、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且富有教学经验之离、退休教师，创办私立振华高级中学，先后任副校长、校委会主任委员等职至今，又一次实现我“家愁国虑一肩挑，力振中华胆气豪；为国育才为己任，乐将余热暖新苗”（载《桃花源诗集》③）之志愿。

1988年夏，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继承、发展汉诗，挖掘我县乡土文学遗产，并促进酉阳名胜大酉洞（桃花源）旅游资源之开发，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复邀集土家苗汉各族老、中、青年汉诗爱好者组建桃花源诗社，忝膺社长兼《桃花源诗集》主编之职。建社8年来，在自搜自作，自筹经费之艰苦条件下，相继出版《桃花源诗集》8集，挖掘乡土文学遗产，广征当代人诗作，共刊出5千余首，为川黔湘鄂四省合编之《土家族文学史》提供了大量资料。这不仅实现了我“耿介情怀未可捐，自知名利早无缘；秃毫化作生花笔，写出春光漫大千”的志趣，而且也有助我“苗族土家学汉诗，于今起步未嫌迟；桃花源里春光好，一代诗风始自兹”（蛇年春节题咏，载“桃集”②）的愿望。在我参与主持一年一度的春节诗会中，也作到“笔会年年聚众来，土苗儿女展雄才；龙吟虎啸惊人句，二酉诗风自此开”（桃花源诗社上元诗会题，

载“桃集”②)的显著效果。总之,余之兢兢业业从事诗词编著而孜孜不倦者,诚如余在《蟾宫曲》中所云“虽此生岁月无多,不惜残年,不怨蹉跎。少享清名,中沉黑狱,老咏新歌。休苦诉百坎千坷,且欣赏日丽风和。胸涌洪波,洗净山河;笔代干戈,直指群魔。”亦如余《七十生日自咏》诗曰:“功名利禄两无成,傲骨侠肠误此生;两袖清风吹化雨,一怀明月照征程。勤挥铁笔抒民意,漫谱新词颂党恩;治世当无文字狱,扬清激浊促升平。”(载“桃集”⑦)但求如此,则死无憾矣。

(二)

夫“涉趣园”者,乃清光绪乙未年任酉阳直隶州知事、云南剑川赵藩(字樾村,号介庵)就土司荒园葺治而成也。酉阳所谓“内八景”多在于此。赵公“卒摭陶公《归去来辞》中语,以‘涉趣’名园焉。……土木苟完,适会邑试,俊髦麇宿,游屐沓集,日数十百人。而属而和者,又数十人。一时谓斯园之胜,为昔所未有者也。”嗟夫!吾酉名园,沧桑历尽;余之遭际,亦有同然。昔赵公集会赋诗于此,开吾酉一代诗风;余退休后亦于1984年寓居斯园,拙集亦多吟咏、编纂于此,故以“涉趣园”名集,以纪念赵公牧酉之德政,而继承前人开我土家苗族之一代诗风。为向前辈学习汉诗,特将赵公与吾酉诸公唱和之作附录卷首,俾使好之者一读为快。此亦吾酉乡土文学遗产之灿烂篇章,得之非易也!

(三)

余之诗词曲作,按内容分类编排,各类又以写作年代之